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九十七回 鶯飛草長望斷蕭郎 添酒回燈重開夜宴

上回書中正說到章秋谷在西安坊龍蟾珠家與陶伯瑰陶觀察相見，陶觀察取出東方小松的信來，遞在章秋谷手內，章秋谷順手拆開看了一遍，大家又客氣了一回。辛修甫見客人已經到齊，便和眾人代寫局票，一個一個的寫過來，到了陶觀察面前，辛修甫問道：「你是不是還叫薛金蓮？」陶觀察聽了歎一口氣道：「薛金蓮已經嫁了人，我就叫三馬路的胡玉蘭罷。」章秋谷聽了跳起來問道：「怎麼，薛金蓮已經嫁了人麼？」陶觀察聽了只點一點頭，並不開口，章秋谷詫異道：「我昨天下午還看見你同著他在張園安壇第吃茶的，怎麼會嫁起人來，不要你上了人家的當罷？」陶觀察聽了又歎一口氣道：「我親眼見他嫁人的，怎麼會上人家的當！」秋谷聽了分詫異，不懂這個裡頭究竟是怎樣的一件事情，便細細問了陶觀察一遍。

陶觀察也把薛金蓮如何問他借錢、如何前天已除了牌子、如何今天嫁人的事情，一一的都告訴了章秋谷。秋谷聽了哈哈的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總算便宜了他。」陶觀察聽了，不懂秋谷的話是什麼意思，隻眼睜睜的看著秋谷的臉兒。秋谷正要開口，忽地裡陳海秋接過來說道：「算了算了，你要替人出氣，也要看著各人的自家情願。萬一這個人不願意要和你出力，你又怎麼樣呢？」說著不由也哈哈的笑起來。

秋谷聽了也笑道：「你又不是人家肚子裡頭的蛔蟲，怎麼知道人家不願意呢？」

正說著，辛修甫走過來對著秋谷說道：「你還是那去年的兩個舊相好的麼？」

秋谷道：「我到了上海統共只有一天，那裡又有什麼新相好。」辛修甫點一點頭，又問陳海秋道：「你呢，叫什麼人？」陳海秋道：「叫西鼎豐林媛媛……」一句話還沒有說完，章秋谷早攔住他道：「好好的范彩霞不叫，叫什麼林媛媛。」說著又對辛修甫道：「你不要管他，只顧寫范彩霞就是了。」陳海秋連忙說道：「你這個人豈有此理，我剛才和你說的話兒，你難道沒有聽見麼？」章秋谷微微的笑了一笑道：「你不要多問，只依著我的話兒去做就是了，到了那個時候，我自然有個法兒。」

陳海秋聽了，便逼著章秋谷要問他是個什麼法兒。章秋谷一言不發，只看著陳海秋微微冷笑，陳海秋一連問了幾聲，章秋谷只是不答。陳海秋急了，走過來把秋谷推了一把道：「怎麼樣，你今天變了啞子麼？怎麼這般問你，總是一個不開口。」秋谷聽了方才對他笑道：「你要我幫你的忙，就是這個樣兒，須要聽著我的指揮命令，並且不准你無故多言。如若不然，就煩你另請高明，我也沒有工夫來管你的這些閒事。」陳海秋聽了，沒奈何只得谷都著一張嘴走了過去，口中咕嚕道：「好好的講明白了不好，一定要把這樣的悶葫蘆給人打，不知道是個什麼意思。」秋谷見陳海秋一個人在那裡自言自語，覺得狠有些兒好笑，便也立起身來，走過去附著陳海秋的耳朵低低的說了幾句。陳海秋聽了心中大喜，回過身來深深的向秋谷打了一拱，口中說道：「多謝費神。」但是陳海來還沒有說出來，秋谷朝著他把手搖了一搖，叫他不要說穿，陳海秋點頭會意。正在這個時候，辛修甫來請他們入席，打斷了他們的話頭，大家依次坐下。龍蟾珠過來斟了一巡酒，唱了一段《文昭關》，便立起身來對著大家說聲：「對勿住，請寬用點，俚出堂差去。」便扶著大姐阿小妹的肩頭姍姍而去。

這裡龍蟾珠剛剛出去，那邊范彩霞恰恰進來，蓮步未移，香風已到。章秋谷的坐位剛剛對著房門，恰好和范彩霞打了一個照面。只見他穿一件閃光紗湖色夾襖，下面襯一條淡蜜色春紗褲子；髻雲高擁，鬢鳳低垂，檀口含朱，蛾眉抱翠，身材夭娜，骨格輕盈。走進門來，先抬起那一對秋波四週圍飛了一轉。剛剛轉到章秋谷面前，忽然呆了一呆，不覺出聲叫道：「阿唷，二少呢，幾時來格呀？」秋谷也笑著朝他點一點頭道：「我們一年不見，你竟居然記得我這麼的一個人。」范彩霞聽了不覺面上一紅，別過頭去見了陳海秋，待理不理的叫了一聲「陳老」，一屁股就坐在陳海秋背後，回轉頭來再看章秋谷時，只見章秋谷的一雙眼睛正在上上下下的打量著他。范彩霞見了「嗤」的一笑，不因不由的飛了章秋谷一個眼風，兩個人便密密切切的談起來。

正談得高興，早聽得門外弓鞋細碎的聲音，門簾一起，走進兩個麗人，手挽著手的並肩進來。秋谷連忙舉目看時，原來就是自己叫的兩個信人，一個久安里的陸麗娟，一個迎春坊的梁綠珠，婷婷裊裊的走到面前。只見陸麗娟身上著一件玄色外國紗夾襖，襯一條淡淡的淺藍閃光紗褲；蛾眉欲蹙，皓齒微呈；豐采驚鴻，佩環回雪。再看那梁綠珠時，只見他著一件本色春紗夾襖，襯著一條湖色褲子；秋水橫波，春山斂黛；風鬟霧鬢，皓腕纖腰。兩個人手挽手兒立在一處，恰好兩個人的長短都差不多。當下梁綠珠和陸麗娟兩個人走進門來，一眼早看見了章秋谷，兩個人齊叫一聲「二少」，便輕移蓮步的走過來，坐在章秋谷身後。梁綠珠先開口道：「二少，耐倒好格，啥勒倪搭一巡勿來介？」秋谷笑道：「我剛剛昨天到的上海，忙了一天，那裡有工夫到你們那裡去！」梁綠珠聽了把嘴一披道：「耐嚙撥工夫到倪搭去，吃花酒倒有工夫格？」秋谷道：「這是應酬朋友，算不得吃花酒。」梁綠珠聽了，飛了秋谷一個白眼道：「應酬朋友未有工夫格，到倪搭去末嚙撥工夫，阿對？」秋谷聽了，一時竟回答不出什麼來，只得哈哈一笑道：「算了算了，不用挑眼了，就算是我的不是何如？」陸麗娟聽了，對著秋谷微微一笑，梁綠珠還在那裡自己低低的說道：「生來是耐勿是呢。」陸麗娟趁著這個當兒，握著秋谷的手低低的問道：「耐阿是昨日來格，倪搭仔耐長遠勿看見哉，耐身體浪向阿仔？啥勒一巡勿到上海來價，倪末一巡心浪向牽記煞。」秋谷聽了，對著陸麗娟笑道：「多謝多謝，承情得狠。」說著，把手緊緊的握住了陸麗娟的纖手，四目相視，脈脈含情。秋谷正在出神，恰被梁綠珠扭過身來，附在秋谷耳朵上悄悄的說道：「恩得來，阿要窩心。」

秋谷出其不意，倒被他嚇了一跳，便也回過頭來，一把握著梁綠珠的手，左顧右盼，心花大開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忽然覺得肩頭上有人一拍，抬起頭來看時，只見范彩霞睜著一對水汪汪的眼睛，對著自己的臉兒似笑非笑的說道：「二少，倪去哉，晏點有功夫末，請到倪搭去坐歇，不過倪搭小地方，怠慢煞格，勿得知耐二少阿肯賞光勿肯賞光？」說著，又對著秋谷飛了一個眼風。秋谷聽了，便也打著蘇白回答他道：「阿唷，先生勿要客氣，啥人勿曉得范彩霞先生是上海灘浪天字第一號格紅信人。」范彩霞不等他說完，把眼一瞟道：「好哉好哉，勿要鈍哉！」一面說著，一面往外便走，走到房門回過頭來，對著章秋谷嫣然一笑，急急的走了出去。章秋谷見了不由得叫一聲「好」。梁綠珠接著說道：「勿要瞎拍馬屁哉，阿是剛剛格馬屁還勸拍足？」

秋谷聽了也覺得好笑，正要開口，恰恰的陶觀察要和他搭拳，便把這句話兒岔了過去。秋谷和陶觀察搭了五拳，秋谷輸了三拳，秋谷自己吃了兩杯，梁綠珠吃了一杯。

陶觀察打了一轉通關，便立起身來對辛修甫說，別處還有應酬，匆匆的要走。辛修甫見他要去別處應酬，不便留他，由著他一個人去了。

秋谷等梁綠珠和陸麗娟走了之後，便也起身要走。辛修甫道：「你今天還有什麼事情沒有？」秋谷道：「事情是沒有什麼，但是等會兒要去看兩個人。」辛修甫笑道：「你無非要到陸麗娟和梁綠珠處打兩個茶圍，等一回散席之後，我們一同去就是了，這個時候你就是去也是碰不著的。」秋谷聽了覺得不差，便也依著辛修甫的話兒坐了一回。

大家散席之後，同著辛修甫、陳海秋、王小屏等一班人到陸麗娟院中坐了一回。

麗娟有心要拉攏章秋谷，竭力應酬，盡心巴結，奉承得章秋谷分歡喜，在他那裡坐了一點多鐘的工夫，又同著眾人到范彩霞那裡去坐了一回。

范彩霞對著陳海秋還是那般冷冷落落的樣兒，卻打起精神來應酬秋谷。秋谷被他慫慫不過，也只得略略的領略些兒。陳海秋在旁邊看了分難過，口中又說不出什麼來，只得催著秋谷叫他快走。秋谷也無可不可的出了院門，便別了眾人自家回去。

到了明天，秋谷還沒有起來，陳海秋已經來了，坐在樓下書房裡頭等了一回，章秋谷方才下來。陳海秋一見了章秋谷的面，便

嚷道：「你這個人真真的豈有此理！」

我托你的事兒你不肯和我想個法兒也還罷了，你自己倒和他吊起膀子來，天下那有這般道理？」秋谷聽了笑道：「你不要這般性急。我既然答應了和你設法，自然總有一個好好的安排。至於弔膀子的一層，並不是我去弔他，卻是他來弔我的，這樣的就口饅頭，我也落得尋尋他的開心，難道我當真要去弔他的膀子麼？你若怕我剪了你的邊，在旁邊吃起醋來，這件事情就辦不來的了。」陳海秋聽了也笑道：「我也不過是這樣說說罷了，我和他又沒有什麼交情，那裡會吃什麼醋？不過你既然答應了同我設法，何不把這個法兒和我講個明白，也好等我心上喜歡一下，何必一定要叫我打這樣的悶葫蘆呢？」秋谷聽了低著頭想了一想，方才對陳海秋說道：「這件事情有個絕好的法兒在這裡，管教大大的糟蹋他一下，出出你的悶氣，但不知道你自己的意思怎麼樣？」當下章秋谷對著陳海秋說出一番話來。有分教：

望斷藍橋之路，無那蕭郎；強尋巫峽之雲，難為神女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